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对面 有人

DUI MIAN YOU REN
Dai lai
DUI MIAN
YOU REN
戴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戴来

著

对面
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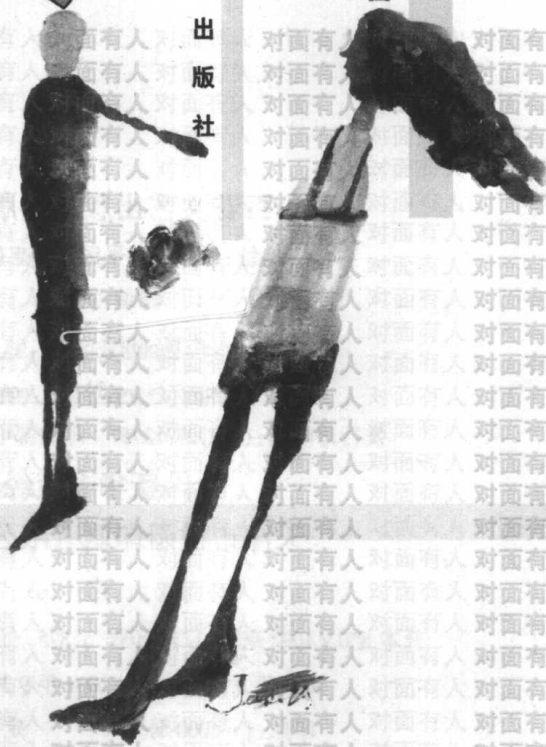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对面有人

戴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面有人/戴来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呈现女性写作书系)
ISBN 7-5306-3220-5

I. 对… II. 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33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16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6000 册

定价:11.50 元

2.4066/57



作者简介

戴来，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已发表小说80万字，有小说集《要么进来，要么出去》，随笔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长篇小说《鱼说》等，现自由写作。



戴来

著



对面有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

故事梗概：

在女友的提议下，安天搬入了新居，但他时常会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有一天，安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搬上了网络，正被全球上千万的人收看着，与此同时，女友失踪了。面对着新家那几个显然曾安装过摄像头的窟窿，安天的生活陷入了迷惑、愤怒和没完没了的寻找之中。

这时，一些男人和女人怀着各自的目的闯进了安天的生活，他们在安天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带来一些刺激，制造一点麻烦。就在安天打算就这样过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友出现了，他的生活也随之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尽管网上直播真人秀在西方国家已颇为盛行，但在我们的生活中，至少在目前，出现的几率微乎其微。戴来关注的也并非网上偷窥本身，事实上她在这里提醒我们：在现代化传媒无孔不入的今天，一个人的私人疆域是否要无限制地缩小、以至于无？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自己的一切被置于公众的注视之下？处于这样的注视之下，人的心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又为什么会对别人的私生活抱有如此巨大的、畸形的兴趣？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这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精彩而有离奇的故事。

ISBN7-5306-3220-5

I·2826 定价：11.50元

目 录

上 半 部

- 003 第一章 荒诞
- 015 第二章 陷入泥潭
- 026 第三章 找呀找
- 036 第四章 头绪
- 052 第五章 貌似正常的生活
- 071 第六章 纠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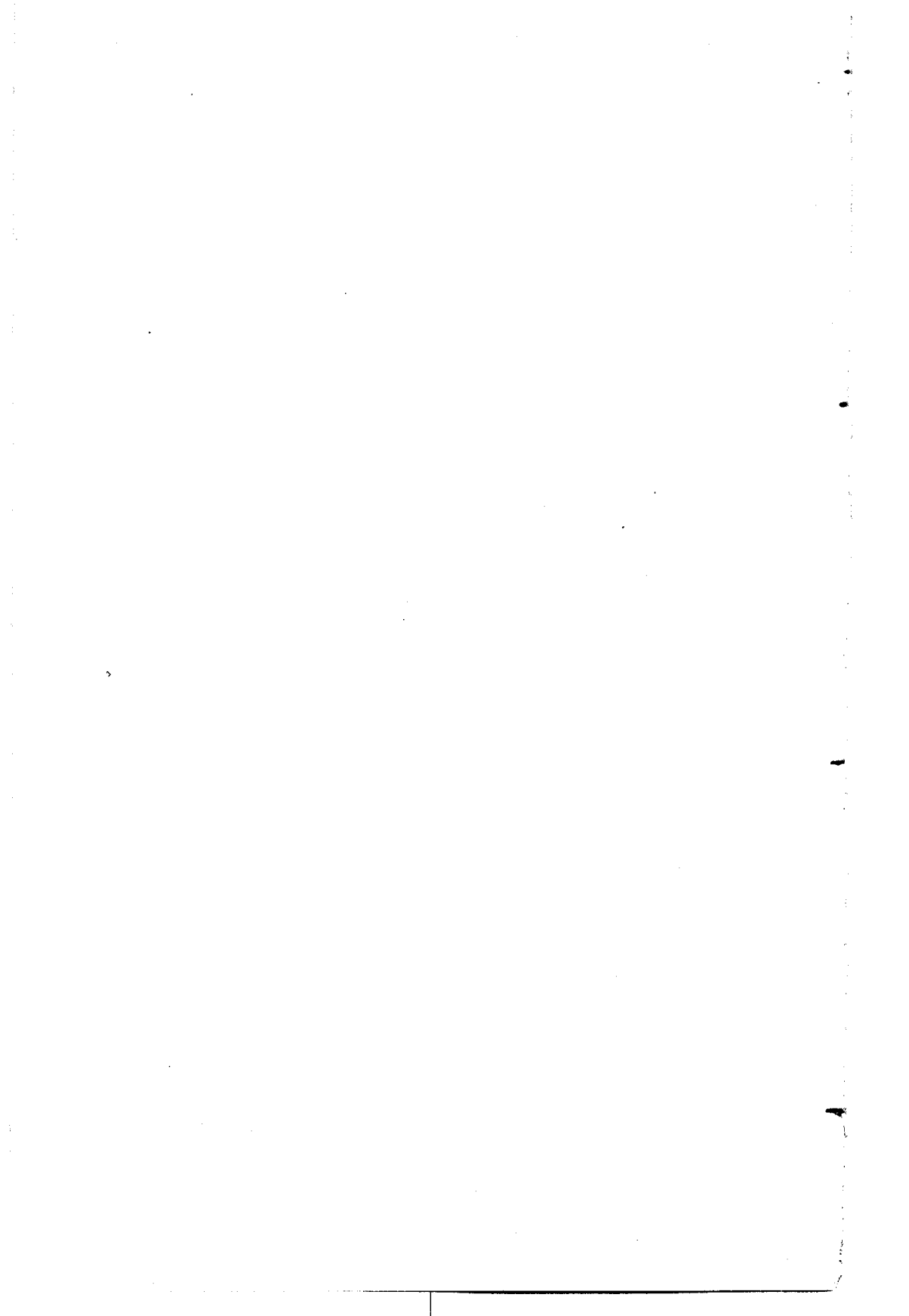
下 半 部

- 085 第七章 寂寞而闹腾的夏天
- 102 第八章 女人啊女人
- 115 第九章 结束
- 128 第十章 交易
- 145 第十一章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后来,现在

- 155 第十二章 现场直播
- 169 第十三章 我们都是需要情感慰藉的人

上
半
部



第一章 荒 诞

1

快要下班的时候，安天接到朋友的长途传呼。

让安天回长途传呼这种不上路的事，只有丁宁做得出来。这家伙有钱，却总是小心翼翼地捂着口袋。他在银行里存了不少钱，既不炒股也不买房，实在需要房子时，情愿拉着女朋友的手跑三里地，去安天家请他给腾一会儿地方。安天猜他每天拿着银行的存折看看，便觉得一切都有了。丁宁性情温和，除了在钱上小气一点外，基本上应该算是个热心的人，为朋友帮忙的事他从来就不惜力，如果还能有所进账，那他就更卖力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安天一直和他做着稳定的朋友。

电话那头，丁宁的声音听起来情绪很激动，

他说他昨天很偶然地在网上看到一部室内实拍片,《LOOK》,六十五分钟长,主人公就是安天。起先他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没想到他和他的女朋友小艾也出现在其中,就在安天的床上,小艾臀部那块青色的台湾地图板块状的胎记还被拍了个大特写。丁宁气急败坏地质问安天,你他妈的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安天的脑子转得很慢,首先丁宁的语气让他感到陌生,再有丁宁说的事像是一部荒诞小说。然而丁宁从来都不是一个爱开玩笑和有想象力的人,这家伙一口咬定安天拿了重金,所以答应拍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电话打了近二十分钟,安天只觉得挨着话筒的那半边脸一阵一阵发麻。说到最后,丁宁的语气慢慢平缓了下来,他说其实他倒还能说服自己接受,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他怕小艾一旦看到,准保和他翻脸,还有,他很好奇摄像机到底是架在哪儿的。

2

在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一阵猛然而至的恐惧和不安扼住了安天的心脏。安天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屏息,在黑暗中努力感受着他身处的这个空间。卧室里很安静,卧室外也很安静,只是安静得有点失真。

直到慢慢适应了房间的黑暗后,安天才逐渐放松了下来,并起身扭亮了床头灯。房间里散发着法国波旁香草的香水味,带着丝丝甜味,那是刘末遗留在这儿的味道,而她的人这会儿应

该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她从南昌来苏州后，一直和她姑妈住在一起。她的老姑妈已经五十多岁了，至今未婚。老太太规定刘末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刘末长期以来一直遵守着，所以在她眼里，她的侄女还是个纯洁的乖女孩。

安天下床来到卫生间，摆好架式后，他突然一激灵，他重又走到卫生间门边，把灯关了。当一股激涌的水声响起的时候，安天咧着嘴角笑了，自己实在过于敏感了。怎么可能呢。

半年前，经刘末的再三动员，安天从东环搬到了西环的文川公寓。房子是刘末的朋友的，朋友被公司派驻国外办事处一年，所以请刘末代为看管。可文川公寓离安天的单位实在太远了，不过最后他还是搬了过来，因为这儿离刘末的姑妈家挺近的，这样，她就不用每天晚上像赶着去救火似的往家赶了。

搬来住下后，安天老有一种不踏实的、好像是在谁家做客的感觉。房子里若有若无地遗留着主人的气息，让他觉得似乎主人随时都会回来。这样的感觉使得搬来的当晚安天在刘末的身上竟然史无前例地失败了。然而刘末对此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她安慰沮丧至极的安天，没关系的，你只是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

刘末的态度让安天觉得一切好像都在她的意料之中，他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精神、甚至未来都是有把握的。可他对刘末呢，曾经似乎已很了解了，可等真正走近后，才发现那只是一个假象，她就像是一条小泥鳅，小是小，但浑身裹满了那种滑腻腻的黏液，尽管抓在了手心却随时

都有可能滑脱。可又正是这种感觉让安天着迷，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可称之为鬼魅的东西，因为把握不住，所以特别想把握。

安天靠在床头，随手拿起一本平时用于催眠的乏味的哲学书，除了夸张的放大了般响的翻书页的声音，他还隐隐捕捉到了另一种声音，是从他头顶的天花板上传下来的，很轻，更像是想象和经验中的脚步声。

安天抬头，天花板上做了一个对卧室来说有些复杂和不必要的吊顶，昨天下班回来他假装打扫卫生，爬到桌子上用鸡毛掸子胡乱捅了一气。尽管丁宁的话让他觉得荒唐得超出了他的接受力，但半年来某种让他困惑的不安情绪似乎倒由此找到了原由。

3

早晨五点，在床上呆坐了大半夜的安天拨通了刘末的手机。拨号的动作分了三次完成，因为他有些迟疑，时间实在太早了。可是他已经情绪亢奋地在床上傻坐了大半夜，这种情绪来路蹊跷，让安天困惑，似乎有什么事情已经或将要发生，在他的视听之外，却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得和刘末说上点什么，也就是和现实生活发生点联系。刘末是他眼下生活中最现实、有重量、有温度的那么一个载体。

电话打通后，只响了一下，就没了动静。安天拿着话筒有些回不过神来。但突然他就意识到铃声是从楼上传下来的。脑子里短暂的空白过后，他又摁了重拨键，这一次一点动静也没

有。过了片刻，话筒里一个女声告诉他，机主关机了。凭着记忆，安天又拨了刘末姑妈家的电话。这个电话他只打过一次，刘末不愿意他把电话打到那儿，因为姑妈对男人的电话总是特别敏感，继而猜想连翩。

“你是哪儿？”电话那头一个喑哑的女声不大友好地问。

安天依稀仿佛看见一个警觉地竖起全身针刺的刺猬样的老女人。他说我是刘末的同事，有点工作上的急事想问她。

“你要真是她的同事你应该知道她昨晚加班，”对方的声音陡然提了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

放下电话后，安天长长地出了口气。他抬头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好几个念头互相纠缠着。他使劲摇了摇脑袋。他不愿意相信刘末此刻就在他的楼上，在他房间和他温存完了不回家却跑到上面去，可上去究竟干什么呢？如果不在上面又去了哪儿呢？那个可疑的电话铃声让安天满腹狐疑地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后，决定上去看个究竟。

楼道里十分安静。摁过门铃后，安天往后退了一步，他能感觉到门后面有一双充满疑问的眼睛。他抬腕看了下表，五点三刻，一个做好梦的时间，但他管不了这么多了。

大约两分钟后，一个长着一张马脸的家伙出现在门口。门只打开了三分之一，所以他那张马脸看起来就更狭长了。他说你有事吗？安天不动声色地说，我来找刘末。口气十分肯定，并且眼睛死盯着对方。马脸似乎吃了一惊，歪着脑袋

说，这儿没这个人，说完就要关门。安天想也没想就冲过去，用肩膀顶着门。而马脸显然早有防范，身体死抵着门。

和一个陌生人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用力量，用愤怒，用安天正在一点一点失去的耐心。

安天突然就收回了力，门在“嘭”响中关上了。安天退到墙根，气喘吁吁地盯着门上那个铜制的1715，脑子有些发懵，但又似乎特别清楚。

4

从网吧出来，安天没有回家，他沿着刚拓宽的文化路慢慢往东走。尽管外面的阳光很好，但并不暖和，而且让他有种无处藏身的慌乱感。

安天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刚才通过丁宁提供的网址，他顺利地进入了一个界面花哨撩人的网站。点击他们强烈推荐的心跳频道，一张蔚蓝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正如丁宁所言，他的确就是那部《LOOK》里的主角，尽管拍摄的角度不是太好，但毫无疑问，就是他。

只看了不到二十分钟，安天就退了出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通过屏幕来看自己日常的吃喝拉撒，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如果说一开始他还能怀着一份好奇去看的话，那么愈往后他愈觉得无法忍受。他那丑陋的大便的模样，做爱高潮处喘息的模样，边看碟片边自慰的模样，以及长时间发呆的模样，都被制作成了画面。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一直用英语在为他的行为做着解释。

走到解放路口，稍一迟疑，安天右拐上了友

谊路。

刘末的公司就在友谊路中段的鸿祥大厦十一楼，有一段时间安天天下午去那儿等刘末下班。那时候他刚被炒了鱿鱼，暂时还没有找到新的饭碗，所以接刘末上下班就成了他为自己安排的工作。他的处境激发了刘末伟大的母性。那一段他和刘末的感情平稳发展，进而让他乐观地展望起了俩人共同生活的前景。后来他应聘进了一家生产新型投币厕所的公司，渐渐地俩人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吵闹、和好、再吵闹、再和好的生活。也许这才是正常状态，静下心来重新适应后安天对自己说。

安天倚着一个卡式电话亭，隔着一条人来车往的马路，注视着对面鸿祥大厦的大门。一刻钟前他往刘末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当刘末懒洋洋的声音传过来之后，他迅速地挂断了电话。接下来他知道自己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往时间的深处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下去，直到下班，直到那个令他好奇的真相大白。

眼下刘末是一条线索，一条他可以摸索下去的可疑的线索。

5

下午五点多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从鸿祥大厦走出来，安天睁大眼睛，努力在人流中捕捉着刘末的面孔。一张又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像鱼一样从鸿祥大厦游出来，然后又汇入街道这条肮脏的河流。它们是那么地源源不断，同时又那么地有秩序，直看得安天的眼睛发酸，心里发慌。

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刘末终于出现了。她的样子看起来很着急，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行驶中的出租车。安天还没完全反应过来，那辆车就驶进了车流中。他想穿过马路拦一辆车跟上去，但一辆红色的富康已经在他身边停下了。司机歪着脑袋在打量他，也不开口，就那么地看着他。

安天拉开车门，还没坐稳，就吩咐司机，快调头，快调头。司机启动车，把计价器打开，又告诫安天，车门没关好，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这儿没法调头。安天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我要去的是那个方向。司机说，不要紧的，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我们稍微绕一点路，一样能到的，他车开得四平八稳，说话也是那么一股腔调，对了，先生，你还没说你要去哪儿呢。安天扭过身去找刘末的那辆车，当然找不到了。他气不打一处来，嚷道，停下，快停下，我不坐了。司机减缓了车速，仍然用那种四平八稳的口气说道，车已经启动了，你就是马上下车也得付个起步价，这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

6

安天往自己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说明刘末并未去他那儿，他又打她的手机，得到的回答是，机主关机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大圈后，安天进了路边一家名为“两只小蜜蜂”的小网吧。他挑了一个靠角落的位子，进入那个该死的网站之前，他来到门外，点了一根烟，又要了一杯咖啡。这根烟他抽得很急，吸得很深，抽

完最后一口，他一口气把整杯咖啡灌进了嘴里。他用手背抹了一下嘴，他觉得此刻该有勇气面对那个丑陋的自己，并且面对到底了。

根据画面，安天大致能判断出摄像头设置的位置和数量，大概有三台，分别架在卧室东南角上、卫生间梳妆镜上方和客厅顶灯的位置。尽管安天真想立刻奔回家，爬上桌子，把那几个摄像头捅下来。但他一再要求自己坐着，看下去，看完。

看到后来，安天还真看出了点乐趣，一个平时在别人眼里道貌岸然的家伙原来是这么在生活的，在镜子前挤眉弄眼地臭美，在床上龇牙咧嘴气喘吁吁地自慰，脸上挂着白痴般的表情长时间地坐在椅子上发呆，而当女朋友在的时候，他却总是一刻不停地忙活着，像一个热爱土地的农民，像一头辛勤劳作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天哪，这部片子是谁想出来的念头，这真是一个疯狂而有创意的念头。

打开房门后，安天连鞋也没换就冲了进去，他把饭桌挪到客厅正中的吊灯下，他爬上去试了试，正好能够着。华丽的水晶吊灯垂着许多流苏一样的水晶珠子，安天一排一排地拨开，果然发现在吊灯的玻璃底板上有一个洞，他的心狂跳了起来，他想把手伸进去，但那个洞仅小孩的拳头般大小。安天只得爬下去，拿了一根鸡毛掸子来捅。掸子的柄伸进洞内大约四分之三后，遇到了障碍，使劲捅，头顶传出了空洞的敲击声。

和卧室繁复的吊顶比起来，安天觉得卫生间的那面梳妆镜要好拆装得多。他左敲敲右拧拧，搞了半天，梳妆镜倒是整个卸了下来，但什